

楚族与西南各族的关系

(讲话稿)

龚 鹏 九

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印

一九七九年十二月

楚族与西南各族的关系

(讲话稿)

樊 鵬 九

我国是立界上文明古国之一，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，春秋战国时代，我国文化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，据有南中国广大地区的楚族，就是汇集中国文化的一支主力军，她的发展壮大，也有力促进了西南各民族的形成和发展，在这里，就谈《楚族与西南各族的关系》

一、楚族的来源：楚是古代的南方大国，种族来源复杂，楚国人自己说是“我蛮夷也”。蛮夷是我国古代东方、南方少数民族的总称，这就说明楚族包括了东夷、南蛮的各种成份，大概以远古的三苗为主。南方各族人民融合发展而来的。

楚国最早的首都是丹阳，丹阳者丹水之阳也，丹水是汉水的一支，发源于陕西的东南，经河南西南流入汉水《吕氏春秋·召类篇》“尧战于丹水之浦，以服南蛮”。这个南蛮就是三苗，就是楚的先民。大概三苗由于战争失败，渡丹水、汉水达到了荆山，所以楚人说：“昔我先王熊绎，僻在荆山，筮露兰蓀，以处草莽”，以后又继续南徙，到了枝江，最后把都城确定在郢（郢在湖北的江陵）因此又把丹阳说是在枝江的，这是地名的搬家，并非丹阳本在枝江境内，楚的国名是由原先活动的丹水流域“楚水”得名的。据《水经注·丹水条》：“丹水出京兆

上洛县西北高冢山，东南，过其县南，楚水注之”。荆也是荆山得名，有时荆楚联称。《诗经》上有“奋伐荆楚”的话，楚人活动在丹水流域，为时甚早，以楚名于载箴，也在武山伐纣之前，所以我认为把牧誓八国的黎人说成楚国的前身不一定准确。

黎在今晋陕之间，在当时是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，地理气候条件都比较好，黎是周的同盟者，战胜国之一，有什么必要棄其故土，南就荒蛮，尽管商周之际迁徙是常事，后来黎也有由四川黎州进入云贵的痕迹，但把楚国的建立，归之于黎之伐纣之功，楚国的人民就是黎人，并把黎、苗音近说楚是苗族人民建立的国家，恐怕不大合适。

楚国的基本成员是三苗，关于三苗的问题，也是学术界长期争论没有得解决的一个问题。有族名、国名、人名的几种说法，我的倾向是族名，以族名其国（当时实际是部族或部落或部落联盟的组织形式）以至名其著名的苗豪，也未尝不可，不必死敲这些问题。三苗九黎是我国古老的两个南方种族，他们内部族属繁多，不相统一，故以三、九冠之。三九是多故的忌思，并非确定的故词（详注中《释三、九》见《过学内篇》卷1）。三苗就是有苗，苗民“有”为字头，因一字不成词，加一个有字就成词了，苗民字面明确，更用不着解释。如果三苗是九黎之君，只能是人名，不能作种族名称，那么怎么解释三

苗就是有苗、苗民呢，不好解释了。可以把“三苗非今日之苗，九黎为今日之黎”是可以的。说三苗不是族名则不可。不过三苗的后裔南蛮建立楚国后融合其他民族文化，汇集到华夏文化里去去了，三苗不复见于载籍，成为后来汉族的一个重要来源。

楚国开头是很小的，到春秋初期“至于武文，土不过”实际管辖地区还不过百里左右，地小自然人也少，族属是比较单一的，随着楚国势力发足壮大，群蛮、百濮相继被征服“江汉诸姬、楚实尽之”，继而扫灭群舒。折衝淮上，筑方城以北上争衡，问鼎周疆以扬中夏，到战国时期，楚国的地方五千里，戡甲百万，一度成为列国中最强盛的一个国家，她的疆界东近大海，西接巴渝，北有今日陕豫、鲁的一部分，南逾五岭，这个范围的东夷、百越、群舒、百濮、群蛮以及部份华夏人民，包括夏、商、周的一部分遗民都集结在楚族这个大家庭了。自然由于地区广大，原来就有先进与否之分，随着时代的推移，发足是不平衡的，除了绝大部分汇合到高度发足的汉文化这个洪流外，有少数僻远地区和山区的人民，则逐渐形成了一些少数民族。

二 楚文化的高度发足

如所周知，楚文化是很高的，从历史文献的记载到出土文物都可以说明这一点。我们从科学、技术、文学、艺术来观察

一下。

社会科学方面：哲学、老子的《道德经》具有辩证思想。历史、楚国的《梅机》是当时有名的著作，与晋之《乘》，鲁之《春秋》一样有名，现在流传的《楚史梅机》，虽然是后人稿的，应该是有依据的。又如《左传》一般认为是鲁左丘明写的，但也有人认为是楚左史倚相的著作。如果是这样，楚国在史学方面不比中原差而且是在最前面的。在自然科学方面，《甘石星经》是楚人甘德、魏人石申的著作，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学巨著，也反映了当时楚国的科学水平。在技术方面，楚国的冶炼是很有名的“楚之铁剑利而倡优拙”，使他的敌国感到畏惧，它继承了吴刀、越剑（于将、莫邪）的传统。冶炼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，现在出土的楚兵器，也说明这点。在青铜铸造方面，人面方鼎、四羊方尊等，都能根据不同器物的用途，配备不同的铜锡比例造型艺术也是很高的。木石建筑如章华台（又名三休台）其宏伟高大在当时也是居于首位。

文学方面，屈原是世界闻名的爱国诗人，他的《楚辞》是独步千古的，简直没有人能攀其臂项。

解放以后，地下出土文物以南方各省为多，尤其是湖南，又居南方各省的首位，而且有很多是轰动世界的珍品，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利苍夫妇的汉墓，不是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极大注意吗，这墓虽是汉初的，那些随葬物也是汉朝的，但这

些随葬品的高超工艺水平应该是继承了楚国的传统，发挥光大的，要不，它就不可能达到这样高的水平。

楚文化的特点是与华夏文化相接近的南方文化，也就是说基本是华夏文化，具有一些地方特点。如楚国的服装，与中阮也很接近，但称为^{南冠}楚服，有些区别，出土文物也说明了这点。语言文字、语音不同，字形也略有区别，但中阮各国的语言文字，也不是完全一致，到秦统一文字，才基本上统一。如人名堵敖，莫敖，敖是豪的一音之转，即酋豪，不称主，以敖名其君长，这也是一个地方特点，楚辞的句尾多用“兮”，这是特点，但中阮也不是完全不用，诗经关雎不用“兮”“莫二簪兮”就用兮了吧。

在前，湖南历史研究所所长谢华同志有一个设想：我国古代的南方，并不比北方落后，意即楚文化并不比中阮文化低，叫我们研究一下，破除南方落后的传统说法，由于文化革命的开展，这个工作就没有进行了。现在我们研究楚国史，要用充分的材料来进行论述，这个设想也可以得到证实的。

灿烂的楚文化是楚国人民创造的，不论精神文化或物质文化都是这样，楚国当时是人材辈出的，“唯楚有材，晋实用之”楚国的人才还没有充分的发挥他们的作用，今天我们应该大力培育人材，发掘古代的优良传统，在丰富的文化宝库中，注进新的因素，四个现代化最根本的是科学技术现代化，我们各个战线的科学工作者都是要努点力的。

三、楚与西南各族的关系

楚与周围各族的关系，经常处在又联合又斗争中，她把全力另对付北方的强邻，对东南采取守势在楚国全盛的威王时，西接巴蜀，南有洞庭、苍梧，这个形势就可以说明问题了。

巴蜀是地广人众，物产丰富的地区，楚王片益曾干预巴蜀的争端，为蜀所攻，秦惠文王派张仪、司马错乘机灭蜀并天巴、道，楚国不仅失去了夺取这一战略地点的时机，对秦的进攻，又没有考虑到唇亡齿寒的利害关系，使秦能够从江、汉两路进军，遂涪的北讲西讲全暴露**在强邻的威胁下面**，这一失策，不能不说是楚国对西南各族缺乏积极的争取政策造成的，巴人后来有的迁到湘西地区，渗入到武陵蛮五溪蛮的统治，后来也可能与苗族、土家族有关系，所以现在湖南说不讲时楚的人叫乡巴佬，就保存着一个巴字，这是与巴人的关系。

西讲如此，南讲怎样呢？所谓南有洞庭、苍梧，就是实际上只控制了洞庭湖一带，包括长沙、黔中西地，其他地区至苍梧一弦，则是有其名无其实，不能调其兵以充军旅，不能征其物以足国用。在江西也只有西北丁少数地区，绝大多分是越族所有，所以楚与秦国的战争中，一旦鄢郢失陷，只能东走陈、寿春，不能南越洞庭发动群蛮，百越百濮坚持战斗，以致一蹶不振，卒至灭亡。

楚怀王对天掉越王无疆，但越民散佈各地，没有接受楚国的统治，地处现在江西的山越就是这样，这个我们除了楚王负隅不敢渡江抗秦之外，还可以从秦末的刘、项战争中，以番君

身分起兵的吴芮偏离于刘邦一边，看出它的端晚，吴芮以派梅鋗率越兵佐刘邦入关被封为长沙王，传位敫世，梅鋗也以功封于梅里。吴芮是越人，他封于长沙，当有大批宗族、尸属迁往长沙，利苍无功为侯，我认为利苍可能是越人，以吴芮的这段关系封的。要不，刘汉边圉其它种族甚多，别地有没有少数民族首领封侯的呢？刘邦为了卫护自己的统治，防止野心家的篡政夺权，曾刑白马为盟曰：非刘而王，无功而侯者，天下共誅之。一个少数民族的首领也不是无功可以封侯的，本身无功而其先人近亲有大功的少数民族首领却可以有点例外，所以马王堆女尸的族属，与其说是苗族，我看倒不如说是越族为宜。（女尸有假发，即髻发“髻发如云，不肩发也”这是中阮的髻式，髻的长短不一，是地方特点）。

楚国对周围各族既缺乏积极的政策，对各族的影响自然是很小的，那么庄跻开滇怎么解释呢？我认为庄跻开滇是一个战略转移的尝试，尽管这个尝试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，但在加强与西南各族人民的联系，促进西南各族的形成和发展是有其积极作用的。

顷襄

庄跻的出现历史舞台是在楚怀王时期垂沙战争失败后；把他当成楚威王时人是错误的，说是楚威王时人，是转抄错误的，楚国在垂沙战败后，形势危急，东北有齐，北有韩魏，西有秦，都与她为敌，巴蜀入秦，汉中失守，郢、鄢已经暴露在虎狼之秦前面，楚国要自救只有另寻道路了。大概庄跻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，不肯听从保守派的指挥棒，毅然要率军另开根据地，

以奠定万世不易之基，这大概就是“荊骄起，楚分而为三、四”和“暴郢”的根据吧。因为我们除了把“王滇”看成楚国的分裂，把分军西向看成为“暴郢”，怎么也找不出一二不正常的痕迹的。

荊骄的进军路线以“从沅水伐夜郎”为可靠，因为当时巴蜀已为秦有，溯江入川转乌江是不可能的。荊骄之所以由沅水伐夜郎，是因为沅江流域已经是楚国的辖区，没有阻碍，他的下属有各族人民，沿途作好宣传解释，所以他的军队一帆风顺地到了且兰“檣船于岸而步战，既灭夜郎因西王滇”这样顺利的行军，如果没有积极的对待各族人民的政策是不可能的，我们只要与汉武帝西南“故岁通不通”来比较一下，就知道荊骄的这次胜利进军，真是来之不易。

荊骄开滇常去了一支有经验有技术的生产大军，在沿途也散布了良好的影响，对于西南各族的形成和发展，自然可以写下一笔。至于楚政权平常对各族人民没有积极的政策，使高度发展的楚文化没有起作应有的作用，我们就不必强加联系，加以誇張。

现在我们贵州研究和编写少数民族历史收集了几百万字的调查资料，编写了苗族、侗族、水族、布依族、仡佬族五种简史，正在修改出版，这个成绩是很大的。对于这些史志的编写上，我认为在族源问题不要挂得太早，把三苗、五陵蛮说成是××族的先民是可以的，但不要说他们就是××族，尽管楚族是三苗发展来的，我认为以土著为主，吸取了外来血统好解释

一些，把他们说成是百越、五溪蛮迁徙来的，也有此说不通。贵州这个地方，在汉代的夜郎就能出兵十万，比湖南并不少多少，又地处高原山区，地处湖南的人民怎么会向这里迁徙，以土著为主汲取外来血液来解释可能要好一些。

我现在手头没有材料，只能根据记忆所得讲这么一点，讲得掛一漏万，很不全面，有很多可能是错误的，请同志们指正。

